



青少年必读图书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SHIJE DONGWU WENXUE JINGDIAN

丛书总主编 /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田园诗般的故事，众多作家少年最喜爱的文学作品

Luolin feng



柳林风

原著 / [英国] 肯尼斯·格雷厄姆 翻译 / 吴文智 张月娇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E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图书

原著/[英国]肯尼斯·格雷厄姆



柳林风

Liulin Feng

翻译/吴文智 张月娇

► 丛书总主编/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胡正义 吴文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英)肯尼斯·格雷厄姆(Grahame, K.)著;吴文智,张月娇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8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ISBN 978-7-212-03932-5

I. ①柳… II. ①格… ②吴… ③张… III. 童话—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223 号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柳林风

[英国]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吴文智 张月娇 译

出版人:胡正义

策划编辑:胡正义 吴文智

责任编辑:孙文波 孔 健

特约编辑:卢 月

封面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978-7-212-03932-5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以动物为主体创作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内容极为丰富，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不少文学大师如加拿大的西顿、罗伯茨，印度的吉卜林，英国的格雷厄姆等通过他们的亲身历险和对动物长期细致的观察，积累了十分生动丰富的知识和资料，用他们那如椽之笔为我们展现了这个瑰丽多姿、奇幻斑斓的奇特世界分外美丽的一面，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形态，栩栩如生、情趣盎然并极富知识性，字里行间跳跃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动感，那里不仅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也有高贵的自尊，伟大的情感和生命的咏叹。很多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许多动物形象光彩照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动物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之宝，是人类的好朋友。自打我们呱呱坠地，就和动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时候朝夕相伴的动物图片，稍大些时候各种动物玩伴，小时候听到的各种动物故事，大灰狼、小白兔，以及其他各种关于动物的美丽叙述，比如《美人鱼》《黑猫警长》《米老鼠和唐老鸭》等。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这些动人的小故事，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少说不完、道不尽的乐趣。当然，除了这些虚幻的东西，儿时的游戏里，动物也是不可缺少的玩伴。捉蝌蚪、捕蝴蝶、逮蜻蜓、套知了，那些无拘无束的游戏成为很多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梦。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最初的原始生态越来越严重地遭到破坏，大片大片钢筋混凝土建筑群的出现，使得美丽的大自然不再安宁、平静，人类在开发文明的借口下，肆意破坏环境，甚至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造成了大量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已经被人——这种以智慧、残忍、贪得无厌著称的褪毛动物——以各种正当的名义侵占和践踏，野生动物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如今，人类接触动物的机会除了看动物园里疲倦的猴

子,沉睡的老虎等失去自由的家伙,还有可能就是偶尔在自然绿地还依稀可见的一些孤独的蝴蝶和永远敢于挑战人类前进步伐的小麻雀。如果我们再不反思,在对待动物和生态环境问题上依然这样一意孤行的话,或许,再过若干年,我们的孩子就连小麻雀的影子都难以寻觅到了。况且,动物的大量被毁灭将对人类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造成生态严重不平衡,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地球上的人类和所有的动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儿女,人类与动物共处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形成了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和谐生物圈。它们的生衍死灭与我们人类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了动物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绚丽多彩。如果没有了动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该是多么寂寞。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只拥有现在和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包括那些因为人类文明发展与科技进步而遭到肆意虐待甚至被灭绝了物种的动物们。我们需要谨记的一点是:爱动物,爱我们的家园,就如同爱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利益的时候,也替动物们想一想。热爱生命与自然,不要再让我们失去人类未来的希望。

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世界动物文学经典》就是想通过大师们那简洁而富有想象力的精彩文字描述,向我们的读者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充分表现出动物世界的绝妙与奇趣,展示动物的人性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通过大师们对动物细致入微的介绍充实我们读者的动物知识。本丛书尽可能揽括所有大师级动物文学精品。如《森林报(春、夏、秋、冬)》《昆虫记》《我熟悉的野生动物》《野地的亲族》《森林王子》《森林王子·续集》《柳林风》《美丽的乔》《动物英雄》《野性的呼唤》《黑美人》等。优美而充满了人情味,是所有这些动物故事共同的特点,字里行间都可以读出动物文学大师们对于动物的款款深情。我们的孩子都爱看书,爱听妈妈讲故事,都特别爱看动物科普书。无疑地,动物文学大师们那优美的文笔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广泛的阅读空间。

爱动物,爱我们的家园,就如同爱我们自己!



目 录

- 沥堤春晓/1
- 大路朝天/15
- 野林森森/29
- 獾先生/42
- 家园甜蜜/56
- 乡绅蛤蟆/73
- 黎明之门的笛手/88
- 蛤蟆初次历险/99
- 浪迹天涯航海鼠/114
- 蛤蟆二次历险/132
- 英雄洒泪/150
- 浪子回头/169



沥堤春晓

鼯鼠正在为自己的小巢大扫除，他已经整整忙活一个上午了。他先用扫帚清扫，随后用掸子掸尘，接着又登梯子、上台阶、爬椅子的，拿着刷子，提着一桶石灰水刷起墙来，直弄到灰尘呛了喉咙，迷了眼睛，一身黑毛也溅满了白漆，腰酸背疼。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土壤里，弥漫在他的四周，虽有不满却渴望地渗透到他这又暗又矮的小巢里。难怪鼯鼠忽地把刷子摔在地上，大喊：“真烦！”“噢，该死！”“去他的大扫除！”他甚至不等穿上外套就飞奔出门。地面上好像有什么在急切地呼唤着他，他奋力挖出一条陡直的小隧道，这隧道通往砾石铺成的车道。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动物的。他刮啊、抓呀、扒啊、挖啊，又挖啊、扒啊、抓呀、刮啊，一边小爪子忙个不停，一边还自言自语地嘀咕：“向上冲啊！向上冲啊！”终于，砰的一声，他的长鼻子露在了阳光下，跟着

他就在一片大草地上温暖的草丛里滚来滚去。

“太棒了，”他自语道，“比粉刷屋子要带劲！”阳光晒热了他的毛皮，和煦的春风轻抚他那发热的额头，在与世隔绝的地下洞穴里住了如此之久，他的听觉都变得迟钝了，连鸟儿欢快的歌声听起来都像是尖叫声一样刺耳。他怀着对生活、对没有大扫除的春天的喜悦之情，四腿一蹬，腾空跃起，穿过草地，向树篱的另一头跑去。

“站住，”一只老兔子在隘口叫了一声，“通过私家道路，交特许过境费六便士！”急躁的鼯鼠不屑地一头把他撞倒在地，一边沿着树篱边缘疾步小跑，一边还嘲弄着那些慌忙从洞中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其他兔子。“笨伯！笨伯！”他讥笑着。兔子们还没想出十分满意的话语来回敬他，他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兔子们开始互相埋怨：“你真蠢！为什么不告诉他——”

“喂，你怎么不说——”

“你应该提醒他——”诸如此类，老生常谈。当然，这都是马后炮，事情总是这样。

一切都太美好了，如同虚幻。鼯鼠匆匆地在草地上到处游荡，一会儿沿着篱墙漫步，一会儿又蹿进矮灌木丛中。他发现处处都是鸟儿筑巢、鲜花初绽、绿叶吐芽、万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派繁忙的景象。不安的良心谴责他，对他耳语：“快去刷墙！”他非但没有良心不安，不知怎地，还觉得自己能成为所有忙碌居民中唯一悠闲的一员，是多么的快乐啊。毕竟，或许，与其说假日里最棒的地方是让自己安心休息，还不如说是旁观他人忙碌工作，自己却悠然自得。

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自以为拥有了全部的幸福，这时他突然



在一条碧波盈盈的河边站住了脚。他以前从没有见过河——一个光滑、蜿蜒、魁梧的动物，奔流着，咯咯地笑着，汨汨地抓住什么东西，然后又笑而置之不顾，它拍打着新玩伴，玩伴们刚刚脱身，就又被它逮着，抓住了。一切都在摇曳，在颤抖——闪烁不定，瑟瑟作响，漩涡连连，潺潺不息，冒着水泡。鼯鼠被迷住了，一时间心驰神往。他在河边一路小跑，像很小的时候跟在大人身边，出神地听着令人激动的趣事，迈着小碎步一样地跑着；最后，他累了，坐在河堤上，而小河潺潺依旧，咿呀地讲述着一连串世上最好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最终都将倾吐给无所不纳的大海。

鼯鼠坐在草地上向小河对岸望去，对面河堤有一个黑洞，刚好在水位上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朦胧地想着：对于一只清心寡欲，又喜爱水位之上、远离凡器、小巧美观的河滨住地的动物来说，这个洞是一个多么安逸舒适的住所啊！他看得正出神，突然感觉有一个亮亮的小东西在洞中闪了一下就消失了，接着又闪了一下，好像天上的小星星一样。但是这种地方是不可能有星星的，也不可能是萤火虫，因为这小东西太小、太亮了。他再仔细看时，那东西对他眨巴了一下，那是只眼睛。随后，围绕眼睛的小脸庞，犹如箍着一幅画的画框，慢慢地显露出来。

这是一张褐色的小脸，长着胡须。

一张严肃的圆脸，眼睛里闪烁的正是起初引起鼯鼠注意的光芒。

一对小巧的耳朵，一身浓密的丝毛。

是水鼠！

两个动物站了起来，谨慎地打量着彼此。





“你好，鼯鼠！”水鼠招呼道。

“你好，水鼠！”鼯鼠应道。

“你想过来吗？”水鼠紧接着问道。

“哦，说得容易。”鼯鼠有点闹情绪地答道，因为毕竟他对河流、河畔生活和河道都不熟悉。

水鼠没吭声，俯身解开缆绳，用力拉绳子，接着就轻巧地上了——一条小船。之前鼯鼠没注意到这条船。船身漆成外蓝内白，正好够两个动物坐。尽管鼯鼠并不十分了解它的用处，可当即他的全部心思就扑到那船上了。

水鼠干练地把船划到对岸，把船停稳。鼯鼠小心翼翼地跨下脚步，水鼠伸出前爪说：“抓着我的手，好了，跳！”于是，鼯鼠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在一条地道的小船船尾上了。

“今天过得真是太棒了，”鼯鼠说，“你知道吗？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船呢。”这时，水鼠正将船推离岸边，又划起船桨。

“什么？你从来没——你从没有——我的天，我——好吧，那你天天都干些什么呢？”水鼠吃惊地张大了嘴。

“船上的日子有那么好吗？”其实当他背靠在座位上，审查过靠垫、船桨、桨套和一些新奇的装置，感觉到小船在身下轻轻地摇晃时，他已经开始相信船上的日子确实很好了，但他还是害羞地问了一下。

“好？这是唯一的好事！”水鼠身子前探，划了一下水，一本正经地说：“相信我，年轻的朋友，世上没有——绝对没有——什么比摆弄小船更值得尝试了。只要摆弄就行。”他梦呓般念道：“坐在船里摆弄——摆弄——”

“看前面，水鼠！”鼯鼠突然大叫一声。

可惜，太迟了。小船猛地一头撞上了岸。这位梦想家、快乐的划手，仰面倒在了舱底，四脚朝天。

“——坐在船里摆弄——或者跟着船摆弄。”水鼠若无其事地继续念念有词，快活地大笑一声站了起来。

“船里还是船外，都无关紧要。船的魅力就在于此。不论你有没有出发，也不管你是到了目的地，还是到了别的地方，或者什么地方也没到，你总能忙个不停，不管你在忙个啥。而且，一件事情做好了，又会有其他事情要做，当然啦，如果你愿意，事情可以做一下，但最好还是别做。来吧！如果今天早上你没什么事，我们不妨一起顺流而下，玩个一天怎样？”

鼯鼠狂喜，激动地来回晃着小脚丫，得意地伸了伸懒腰，兴奋地靠在柔软的靠垫上说：“多有意思的一天啊！我们马上出发吧！”

水鼠说：“那么，先等一下！”说着，水鼠把缆绳穿过码头上的一個环，爬进了他的小洞。只一会儿工夫，他就顶着一个撑满午餐的柳条筐蹒跚地走了出来。

“把它推到你的脚下。”他一边把柳条筐往船里递，一边对鼯鼠说。然后他解开缆绳，重新操起了船桨。

“里面有什么？”鼯鼠好奇地扭着身子问。

“里面有冷盘鸡、冷盘舌头、冷盘火腿、冷盘牛肉、泡菜、黄瓜、色拉、法式小面包、水芹、野鸭罐头、炖肉、姜啤汽水、柠檬水、苏打水……”

“噢，别说了，别说了，”鼯鼠听晕了，“这也太多了！”

“你真这么觉得吗，”水鼠认真地问道，“我在郊游的时候，总是要带这些东西的。其他动物还说我小气呢，说我带的食物总是刚



刚够吃!”

水鼠说的话，鼯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沉浸在新生活里，陶醉在波光、涟漪、花香、声响和阳光之中，他用爪子在河水中犁出一道波纹，开始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水鼠真像个好小伙伴，只管稳稳地划着船，也不打搅他。

“老兄，我真太喜欢你的外套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了，水鼠才开口说，“总有一天我也要给自己弄一件黑色丝绒宽松衫，一旦我买得起，我就弄一件。”

“打扰一下，”鼯鼠努力振作起来，“你一定觉得我很不礼貌，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鲜了。那么——这是一条——河!”

“是这条河。”水鼠纠正道。

“你真的住在河边？多快活的日子啊!”

“我不光住在河边，还与河流相伴，时而游在水上，时而潜入水里，”水鼠说，“这河对我来说，既是兄弟姐妹，又是阿姨婶婶，是伙伴，是饮食，当然，还是游泳池。这是我的天地，我别无所求。它所没有的东西都是不值得拥有的东西，它所不知道的东西都是不值得知道的东西。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啊！无论冬夏还是春秋，小河永远有乐趣，有让人快乐的地方。当二月发洪水的时候，我的地窖和储藏室到处都是对我不利的水流，浑浊的河水在我最好的卧室窗边流过；不过，洪水退去时，留下斑斑的泥浆，闻起来就像葡萄干饼的味道，通道里塞满了好多东西和水草，而且我不用弄湿脚，几乎可以逛遍整个河床，找到新鲜的食物，以及粗心的人们从船上掉下的东西!”

“难道你没有无聊的时候，”鼯鼠斗胆问了一句，“除了你和小

河，就没有别的说个话的人？”

“没有别的——好了，我不该对你苛刻，”水鼠克制地说，“你初来乍到，当然不了解情况。如今这河堤已经很拥挤了，所以，现在很多动物都想搬走。噢，得了，这里已经不比从前。水獭、翠鸟、鹏鹞、红松鸡，这些动物在周围整天想指使你做事，就像人家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似的！”

“那一片是什么？”鼯鼠问，朝着一片林子挥了挥爪子。小河的一边有一块浸水草地，一片林子黑压压地围绕着草地。

“那里？噢，那只是一片野林子，”水鼠简略地说，“我们不常去那里的，我们是住在河边的人。”

“他们，住在那里的人们，他们不好吗？”鼯鼠有点紧张地问。

“那个嘛，”水鼠回答说，“让我想想。松鼠都不错，兔子有些还好，但是兔子一族很混杂。当然，还有老獾。他就住在林子正中央，哪怕你付钱给他，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亲爱的老獾！没人敢冒犯他。他们最好也别惹他。”水鼠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有人会冒犯他吗？”鼯鼠问。

“那个嘛，当然有一些动物，”水鼠踌躇地解释，“黄鼠狼、鼬、狐狸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蛮好的，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见面时会互相寒暄，诸如此类的，但是，他们有时也会放肆，这无可否认，而且——我是说，你不能真的相信他们，这是事实。”

鼯鼠非常清楚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麻烦事追根究底，哪怕是旁敲侧击，都是有违动物界的礼仪规范的，所以，他抛开了这个话题。

“那么，野林的外边是什么呢，”他问，“好像是一片蓝色，模模糊糊的，看起来可能是山脉又或许不是，又有点像城镇的炊烟，或



许仅仅是浮云而已？”

“野林外面就是花花世界，”水鼠说，“那对你我都无关紧要。我从来没有到过那儿，也永远不会去，你也不会，如果你够理智。请不要再提起它了。好了，终于到了静水湾，我们就在这儿吃午饭。”

他们离开主河道，划入一条湖里，乍看起来，这是一条被陆地包围的小湖。两岸绿色的山坡延伸至湖面，蛇一般盘根错节的棕色树根，在静悒的湖水下隐约闪动着。他们的前方是堤堰银白色的肩膀和滚滚的泡沫，堤堰挡住了灰色山形墙的磨坊，紧靠堤堰的水车轮经久不息地滴着水，空气中充斥着连绵的低声细语，让人身心舒畅，虽然单调沉闷了些，却也间或发出欢快清脆的声音。这一切太美了，鼯鼠拱起两只前爪，不断感叹：“噢，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水鼠把船靠到湖岸，拴稳小船后，扶着笨拙的鼯鼠安全登岸，然后拎出午餐篮。鼯鼠央求水鼠让他来打开这个柳条筐，水鼠欣然答应了，自己摊开四脚，躺倒在草地上休息。而他激动的朋友鼯鼠则抖开餐布，把所有神秘的包裹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根据里面的东西按顺序排好。每打开一样新东西，他就惊叹一下：“噢，我的天，我的天！”一切安排停当后，水鼠说：“好啦，尽情地吃吧，老伙计！”鼯鼠自然很高兴地服从了，因为他跟其他动物一样，大清早就起来干活，一直马不停蹄的，到这会儿还滴水未进呢。他已经忍耐许久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像过了好几天。

“你在看什么？”在他们快要填饱肚子的时候，水鼠问道，因为鼯鼠的目光稍稍离开了桌布。

“我在看顺着水面漂下去的一串泡泡，”鼯鼠说，“我觉着这东

西挺滑稽。”

“泡泡？哎哟！”水鼠说着，快活地啧啧了几声，很诱人的样子。

这时，闪闪发光的、宽宽的动物口鼻从岸边冒了出来，是只水獭，他拖着身子从水里爬上来，抖落掉身上的水珠。

“贪吃的叫花子！怎么没请我，水鼠？”他一边说，一边走向食物。

“这可是临时安排的，”水鼠解释道，“对了，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幸会。”水獭说。他们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到处都吵吵闹闹的，”水獭继续说，“今天，全世界的动物好像都从水里钻出来了。我到这个静水湾也是想求个片刻清静，却不料撞上你们！至少，对不起，你们知道的，我并不是说你们吵闹。”

这时，从他们身后的树篱里传来一阵窸窣声，树篱里还厚厚地黏附着去年的叶子。只见一个有条纹的脑袋，立在耸得高高的肩膀上，向他们窥探着。

“出来，老獾！”水鼠喊道。

獾向前小跑了两步，嘟哝说：“哼，一伙人。”然后转身就消失了。

“他就是这样家伙，”水鼠失望地说，“讨厌交朋友！今天，我们是见不着他了。好吧，跟我们讲讲谁都是从水里出来上了岸？”

“比如，蛤蟆出来了，”水獭答道，“坐着他的新赛艇，穿着新衣服，全是新的！”

两个动物相视大笑。

“有一阵子，他只知道玩帆船，”水鼠说，“后来他厌倦了帆船，开始撑船。从早到晚，整天整天地撑船，别的都不喜欢。真是一团糟。去年他迷上了游艇，我们全都只好跟他待在他的游艇里，还得



假装喜欢。他当时打算在游艇里安度余生的。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一样：他一会儿就玩腻了，然后开始尝试新玩意。”

“不过，他还是个很不错的家伙，”水獭沉吟道，“只是没长性——特别是在船里！”

虽然他们和主河道之间隔着个小岛，但是从他们坐的地方还可以瞥见流经小岛的主河道。就在这时，一只赛艇一下子闯进他们的视野，划手——个子矮小敦实——身子左摇右晃，弄得水花四溅，但是他划得很努力。水鼠站起身来，向他打招呼，但是划手蛤蟆摇摇头，坚定地划着船。

“如果他那个样子划船，不出一分钟，就会掉下船的。”水鼠说着又坐了下来。

“当然，”水獭咯咯笑着，“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位仁兄与水闸管理员的故事？这事是这么发生的。蛤蟆……”

一只飘忽不定的蜉蝣突然转向，在初见世面的一腔热血的冲击下，摇摇晃晃地很兴奋地横在水流上。伴着水涡的出现和“砰”的一声，蜉蝣就不见了。

水獭也不见了。

鼯鼠向下看去，耳边还响着水獭的声音，而他刚才躺过的草地上已然没人了。一直望到远处的地平线，连个水獭的影子也没见着。

水面上又冒出一串泡泡。

水鼠哼起小调，鼯鼠想起动物界的规矩：不论某位朋友何时，出于何种原因，哪怕是毫无缘由地突然离开，都不得有任何议论。

“好了，好了，”水鼠说，“我想，我们也该动身了。我在想我们谁来整理这个午餐篮呢？”一副很不乐意商量的语气。